



# 朱自清文集 4 學術論著卷 I

開今文化出版

「經典」二字，常泛指一些極雋永值得保存的事物。而五千年流傳下來，現被視為「國學」的書籍，即被劃分為此類。透過文人的筆，對於大思想的典籍，念斯在斯的推崇，是一份潛移默化淨靈現代人心的最佳良方。

本書特輯：

閑步文人先跡

（內附最新實地採訪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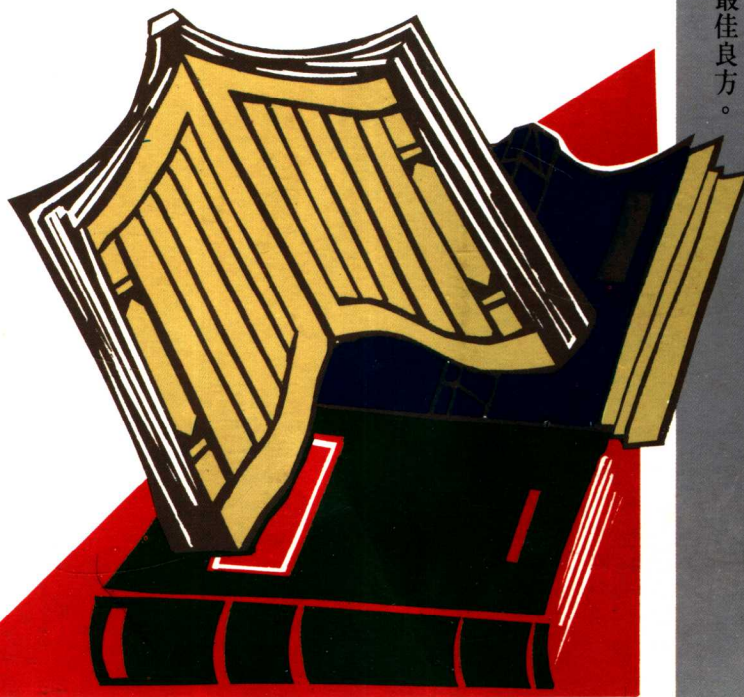
——與朱喬森先生遊清華大學紀實

# 經典

# 常談

朱喬森 ◆ 編著

本書經由朱自清之子  
朱喬森先生授權出版



朱自清文集

4

學術論著卷 I

經典

常談



## 傳續文學星火的大師

### 《朱自清文集》出版緣起



重閱、檢選、出版《朱自清文集》是種喜悅，更是種使命。

要穿越浩繁跌宕的文字氛圍去面觸朱自清先生「風華自樸素來，幽默從忠厚起，腴厚由平淡出」的文字魅力與文學風情，無疑是種喜悅。

而要跳脫朱自清等同於「背影」、「匆匆」的單一印記，引領讀者去認識大師傳續文學星火的時代意義，則誠然是項使命。

相較於世人對朱自清先生「散文大師」的印象，大師的創作方式實則是具變貌性的。嚴格說來，詩歌才是朱自清先生的初戀，當時譽享文壇，以傳統詩歌技巧寫就的〈毀滅〉白話詩，就是明

證。即單就散文創作而言，朱自清先生的作品也絕不侷限於描情寫愛的抒情之作，〈新中國在望中〉這類結合當代思潮的作品，適可表現出當時知識分子關懷國是的思考面向。

還有，為數不少，最能展現大師嚴謹治學的學術論著，比如〈經典常談〉、〈詩言志辨〉這類研究專書；以及〈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等讀書指導類著作，至今仍是青年學生跨入文學門檻的最佳導引。

《朱自清文集》分散文三卷，學術論著五卷，詩歌、讀書指導各一，日記、書信各一，合計十二卷。卷四學術論著卷 I 《經典常談》披露大師重視經典訓練卻不學究於此的蕩然大肚；同時，提引國文教學裏文類、剪裁及寫作等的遵循標的。

開今文化率先推出一代文人朱自清的部分經典作品十卷，由於朱先生畢生作品浩繁，本部同仁將秉文化傳承的宗旨，陸續整理推出，俾使朱先生的一生著作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壇上能留下完整的歷史印記。

# 平淡中的璀璨

朱喬森

開今文化事業公司將要在台灣出版十卷本的《朱自清文集》，這確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令人高興的事。

台灣過去出版的先父的文集或全集，可能有多種，我只見到了兩種《朱自清全集》。它們在編輯、裝幀、出版方面是下過一番功夫的，應該感謝有關先生們的辛勤勞動。但是：一、它們都不是真正的「全集」，實際上只是「文集」或「選集」。近幾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在南京出版的《朱自清全集》，雖然我們的搜羅未必完全，但也有三百多萬字，是比較完整的；而台灣這兩部「全集」，一部只有幾十萬字，另一部也不到百萬字。二、其中一部舛誤較多。例如先父和葉聖陶先生合著的《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既然是出先父的「全集」，自然要選他的論著，但其中數篇，卻選

了葉先生的；又如《荷塘月色》，這是先父的名篇，不知為何，後一半卻被「腰斬」了；印刷上的舛誤也較多，恕不一列舉。

開今文化這次出版的《朱自清文集》，當然也還不是全集。然而，一、它就叫「文集」，名實相符；二、它是根據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前七卷編選的，這樣，就可以使台灣廣大讀者讀到一些新近發現的或僅在大陸出版過的先父著作。例如，散文中的某些優美佚文，詩歌中的某些佚詩和古體詩詞，學術論著中某些有重要見地或有重要文獻價值的作品，等等；三、這部文集按散文、詩歌、學術論著、讀書指導（這是先父語文教育論著中的一部分）等四個方面進行編選，我以為大體是恰當的。因此我想，這可能將是在台灣出版的先父著作集中一部較好的選本。

所以說按以上四個方面進行編選大體是恰當的，是因為我認為散文家、詩人、學者、語文教育家這四個方面，可以較全面地概括先父一生的文學事業。散文是他文學成就的最高方面，其中一些名篇，具有使人歷久傳誦的力量；新發現的多篇佚文，將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他的散文的風格和美。先父的文學創作又是從新詩開始的，他是五四文學革命後，我國文壇上早期的著名詩人之一；新發現的他在一九二六年及其以後創作的詩，和眾多的古體詩與歌詞，也將使我們對作為詩人的他有更多的了解。先父還是治學嚴謹、造詣很深的國學研究者，這是人們常常忽略的。實際上，他在我國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學以及文藝理論的研究方面，寫過不少有價值的著作，例如《經典常談》，現代

大多數的青年人乃至中年人，直接從古代典籍去了解我國古代文化，已無此可能；而這本書卻能幫助他們獲得概略的、切要的了解。至於語文教育，從中學教師到大學教師，更是他畢生從事的事業，他在這方面的著述也是不應當忽略的。

先父雖然不到五十歲就離我們而去，但他的著述還是相當豐富的。我熱烈祝賀開今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十二卷本的《朱自清文集》。

一九九四年三月





在粵海皇宮飯店中合影。左起：發行人、執行主編黃惠娟、朱喬森、中華版權代理公司程秀芳小姐。

## 閑步文人先跡

### 與朱喬森先生遊清華大學紀實

朱喬森，一九三三年八月生於當時的北平，一九三八年隨母親到雲南蒙自，與先期到達的父親匯合，後至昆明；一九四〇年隨母親至四川成都，開始上學讀書；一九四六年十月隨父母復員至北平；自一九五一年起，先後在北京兩所高等學校任輔導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至今。

在北京華僑大廈（現名粵海皇宮飯店）二樓的餐廳中，我們很榮幸與朱喬森先生第一次見面，灰藍色的西裝、褲子，戴著黑色鏡框、淡咖啡色鏡片的眼鏡，親切的微笑，構成一

幅敦敦儒者的形象。彼此就其先父的作品，在台灣被出版商任意濫用出版的情況交換意見。相談甚歡之餘，我們相約於清華再見，屆時由朱先生引領，同濡一代文人朱自清先生的先跡。

邁入清華，隨著朱先生的解說：「這是西院，即是我父親當年寫就〈荷塘月色〉一文的處所。」語音漸落，我們恍如走入歷史。「這條小路，是我父親當年走過的小徑。那年夏天，他因夜裡煩悶，信步走上這條小路，看到荷塘裡『田田的荷葉』，觸動寫出〈荷塘月色〉的靈感。」再往前為「荷塘月色亭」，橫匾上的「荷塘月色」四字，為朱自清先生的真跡。行至「古月堂」，「這是我父親初到清華單身時住的地方。（當時尚未將妻兒接來）」在一棟匾上橫批著「水木清華」的建築對面，是朱自清先生的白色大理石塑像，中間隔著一彎淺水。「這是當時送給日本的和平塑像的作者之一所塑，塑像放在湖邊，卻只能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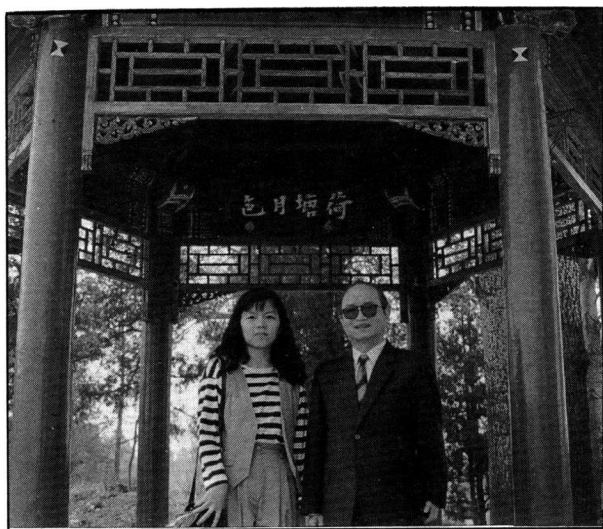
清華大學西院。

荷塘旁的小徑。(爲  
朱自清當年寫荷塘月  
色走過的小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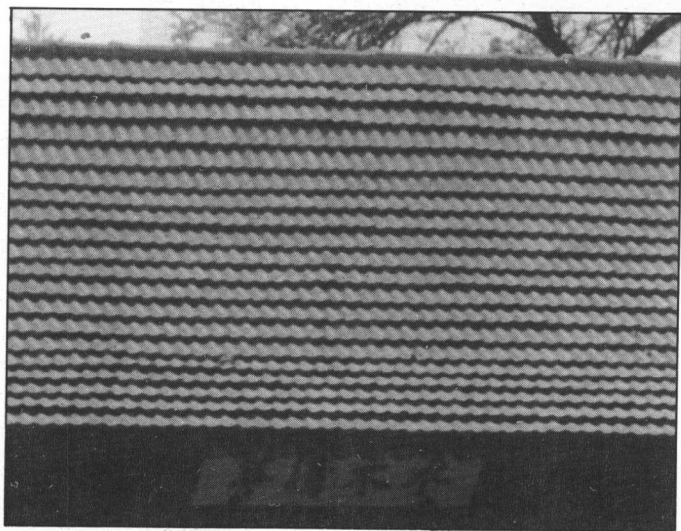
古月堂。

荷塘月色亭。右爲朱  
喬森、左爲黃惠娟。





朱自清像。



「清華」的由來——水木清華。



自清亭。

，不便從近處瞻仰了。」塑像旁是「自清亭」，原為「進東亭」，是清華人爲了紀念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週年而改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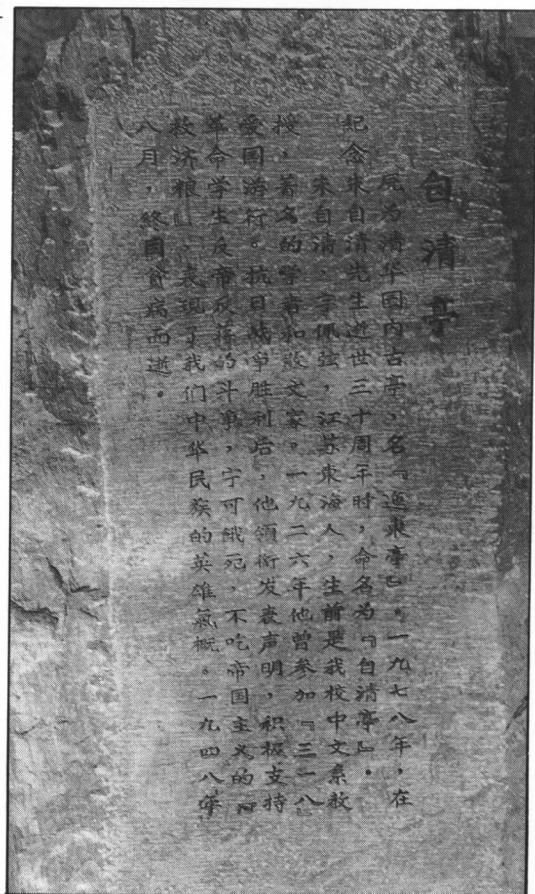
再往前走没多久，有一間一多先生塑像，其後坡上為聞亭，「聞亭」二字，係由朱自清先生悼念亡友所題，「人們常言，我父親為狷者；聞先生為狂者。」狷者，狷直耿介；狂者，陳言直述，似狂濤洪水，悲喜盡在大起落中。迥然不同的文、武個性，卻使他們成為知心好友。

在一列石砌的平房前，朱先生回憶：「這是『北院』，昔為清大教授宿舍。抗戰時，清大成為日本人的養馬場，北院也成為軍灶，現在則是好幾家人合住，大約多為職員、工人。北院一列共十六間套房，也是我父親在清華住得最久的地方。我在9號出生，後搬至16號。16號原為葉公超先生所住，後來葉先生



閒亭。

自清亭旁的石碑，說明自清亭的歷史。



因公遷走，我們才住進去，這裡也是我父親逝世之所。」昔日的碎石台階已不復見，徒留門旁一棚屋，零零落落。

爲了不打擾朱先生，我們互道再見，臨行前，朱先生指出「斷碑」處，象徵革命志士韋杰三君壯烈成仁而碑斷。〈悼韋杰三君〉一文，即爲此著墨。

離開清華，走出歷史，清清朗朗的白日，這份精神之旅，讓人飽實烙印滿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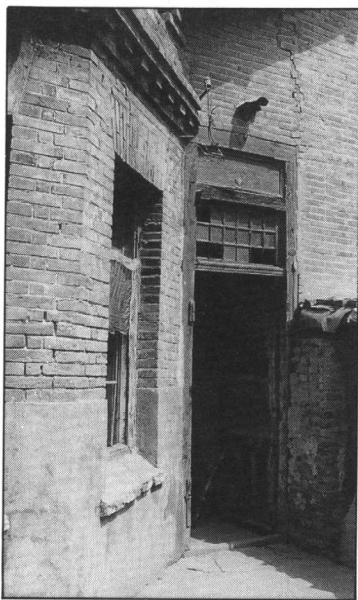
（特此感謝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程秀芳小姐協助）

開今文化執行主編黃惠娟專訪

一九九四年四月



北院 22 號，亦為朱自清逝世之所。



北院 22 號



北院舊址。